



# 青青菖蒲悠悠情

徐新

“彼泽之陂，有蒲与荷。”在河流纵横交错、水系发达的家乡，那一束束一丛丛的菖蒲是寻常可见的水生植物，它们相聚而生，择水而居，叶丛翠绿，恣意舒展，端庄秀丽。

到了初夏，嫩绿的菖蒲已经长得极为茂盛，修长的青叶密密麻立于水面，铺展出一片浓郁的清凉翠色，呈现着生命的蓬勃。轻风吹过，那些直挺挺的叶子随风而动，摇曳的菖蒲仿佛有了灵性，而它独有的清香也不时卷袭而来。清少纳言在《枕草子》中写道：“五月五日的菖蒲，过了秋冬之后，发白变枯走了样儿的，将其拉拆折断，没想到当时的香气依旧飘荡于四周，真是有情味。”

在我的记忆中，将艾草和菖蒲插在门上，是端午的一个重要习俗。俗语云：五月五，过端午；插艾草，挂菖蒲。那时候大人们说是用来驱邪避瘟的，于是我就牢牢记住了。其实，菖蒲在古人心目中一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把它作为防疫驱邪的灵草，与兰、

菊、水仙并称为“花草四雅”，还将农历四月十四定为菖蒲的生日，而农历五月被称为蒲月。

菖蒲之名，取其生长茂盛之意，“菖蒲，乃蒲类之昌盛者，故曰菖蒲。”菖蒲的种类很多，《本草纲目》中将其分为五种，其中最常见的是水菖蒲和石菖蒲，古人以生长环境区分它们，“生于溪涧者水菖也，生水石之间者石菖也”。菖蒲除了叶子有清香，可以提取芳香油外，还有药用价值。《神农本草经》称菖蒲“开心孔，补五脏，通九窍，明耳目，出音声”；《本草纲目》中说它“益五脏，通九窍”；古时文人们时常秉烛夜读，案头置一盆清秀的菖蒲，可以起到收摄护目的功效，困了折一段叶子闻闻香气，还有提神醒脑之作用。

菖蒲“不假日色，不资寸土，不计春秋”，“耐苦寒，安淡泊”，生野外则生机盎然，富有而滋润，着厅堂则亭亭玉立，飘逸而俊秀，它集野气与文气于一身，深受历代文人的青睐，也留下了许

多吟咏菖蒲的佳作。宋朝释惠明《咏菖蒲》云：“根下尘泥一点无，性便泉石爱清孤。当时不惹湘江恨，叶叶如何有泪珠。”陆游在为盆养菖蒲更换新汲之泉后，赋诗曰：“寒泉自换菖蒲水，活火闲煎橄榄茶。自是闲人足闲趣，本无心学野僧家。”欧阳修的“正是浴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则点赞了菖蒲美酒。

苏轼和弟弟苏辙都很喜欢菖蒲。苏轼曾描述他在书斋中养菖蒲的情景：“石菖蒲并石取之，濯去泥土，渍以清水，置盆中，可数十年不枯……苍然于几案间，久而益可喜也。”他的“忍苦寒、安淡泊、伍清泉、偕白石”是赞美菖蒲品质的最经典、被引用得最多的句子。苏轼与菖蒲的缘分从他二十九岁那年就开始了，在山中偶遇菖蒲的东坡先生将它称为“千岁灵物”，深深为之着迷。从此之后，苏轼在每一次遇到人生转折点时都与菖蒲为伴，为菖蒲作诗三十多首。哪怕在被贬之时，看到路边

的石头都想拿着回家去养菖蒲。苏轼调任登州太守时，于蓬莱丹崖山旁取弹子涡石数百枚，将菖蒲植于弹子涡石的“千疮百孔”之中，并作《文登弹子涡石》诗。他被贬谪常州时，在常州禅院送给禅师的一首关于菖蒲的诗，读来颇为有趣：“碧玉碗盛红玛瑙，并华水养石菖蒲。也知法供无穷尽，试问禅师得饱无。”“蒲痴”东坡先生也有一颗和蒲草一样天真淳朴和自由的心灵。

到了清代、民国时期，菖蒲也是画家们笔下常见的素材。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有题画诗云：“玉碗金盆徒自贵，只栽蒲草不栽兰。”八大山人、吴昌硕等书画家的“清供图”中常有以石与菖蒲相伴的画面，只因菖蒲“有山林气，无富贵气，有洁净形，无肮脏形”。

寻常可见的菖蒲，因了独特的品性气质，有了多元的文化意蕴。它是药用植物，是民俗符号，也成全了千百年来历代文人的闲情雅趣和人生追求。

端午又至，家乡小溪、池塘边的菖蒲，该长得很茂盛了吧。它那特有的馨香，带着童年的美好与快乐、带着家的温暖与牵挂、带着浓浓的诗情画意，久久地氤氲在记忆中，让我一次次回想。

## 端午的味道

李志宏

端午，是芬芳沁人的五月的烟波伴着荷韵的清凉粽香萦绕在孩子渴望的嘴边菖蒲、艾叶从山野来到门头馥郁的香气氤氲在家家户户灶膛里的火光从晨到昏身处异乡的游子咬一口粽子软糯香甜那是故乡特有的味道

端午，是令人肃然起敬的

艾香、粽香纠缠成一缕雄悍的诗魂

成为端午的名片龙舟竞渡在每一条江河呐喊充斥在不屈的锣鼓声里

端午，是节日是习俗，是念想是一种文化的代代传承火热的五月天端午的味道，走过多少年就芬芳了多少年

## 端午，端午

吕会香

这一天让我们把《离骚》《九歌》里的句子

再深情地朗读一遍让我们一起重温那一段往事把一个名字写进怀念汨罗江的水冲不淡历史一个节日，永远与诗人有关

这一天让我们把祝福编绕成的五彩线悄悄系在腕间

让我们沉醉在粽子的清香里轻触时光的琴弦再远的距离也隔不断思念一个节日，永远与故乡有关

端午，端午青青艾草又插在了门前点亮了健康的祝愿雄黄酒就要斟满将一些思绪带到尘世的杯盏我站在菖蒲茂盛的河岸静静构思端午的诗篇

## 旧物

雨山

并非刻意收藏，相互拥有至少十年以上，无意中看到了会停留几秒钟，仔细端详，我称它们为旧物。

这些旧物，证明时间真的可以留下痕迹和气味，它们填充了记忆的仓库，守护了美好的时光。

在书房，翻找手机充电线，拉开书桌最下面的那个抽屉，不经意间看到了几盒摞在一起的磁带，白色的塑料外壳，中间有两个手指粗细的圆洞，里面是缠在两个轮子上的黑色细条，声音就存储在它的身上。周华健的歌，刁寒的歌，孟庭苇的歌……如果有收录机，真想把磁带逐一放进去，看看还能不能发出声音，听听那些老歌有没有变味。我清楚地记得周华健那盘收录有《风雨无阻》的磁带，是狠狠心花了十元钱买回来的，跟两三块钱的盗版磁带果然大不同，音质好，是真正的周华健。买回来那几年，不知循环播放了多少遍：“爱是漫长的旅途，梦有快乐梦有痛苦，悲欢离合人回路，我可以缝缝补补……”

那天准备行李，第二天要乘火车出一趟远门，肯定要带一本书，带哪一本呢？我习惯带一本老书。就是很多年前读过，又有很多年没有再翻开的一本书。我在书架前逡巡，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映入眼帘，抽出来，轻轻翻开，纸张味道、油墨味道、关于生与死的思索、对母亲和青春的怀念，一起散发出来。就带它吧。清楚地记得，初读《我与地坛》，初识史

铁生，那年我才18岁，先是从收音机里听到主持人的朗读，后来跑到学校的图书馆里搜索到它，借了出来，如饥似渴地读。参加工作后，生活上遇到困难、感情中出现挫折、对前途感到迷茫之时，它曾经鼓励了我、点醒了我。必须买一本属于自己的《我与地坛》，于是就有了书架上的它。

我书架上的书，里面很多都沉睡了几片平展展的树叶。收集好看的树叶这一习惯大概是从小时候就开始了，那时候会收集糖纸，收集火柴盒，收集桃核、杏核，身边有不少小伙伴也收集这些东西，常常交流、交换，互通有无，乐在其中，美在其中。后来也不知是哪一年，总之是很久很久以前，我喜欢上了各种形状、各种颜色的树叶，不忍看到它们落地成泥，常常随手捡起来，随意地夹进随手拿着的书里，于是就有了散落在各处的被定格的表情丰富的叶子。它们的阅历不见得比你你我他浅，它们的美不见得比花、树、云逊色，翻书翻到它们的时候，我会用深情的抚摸表达欣赏和怀念。

旧物，存久之物。它们记载着逝去的岁月，承载着光阴的柔情，蕴含着难以释怀的眷恋。我有记日记的习惯，但记录生活的方式不止一种，有主动，也有被动，往昔岁月的点滴无意中与被沉默的旧物记录，在浮躁喧嚣的人世间散发着暖色的光芒，此乃人生幸事。

我与旧物，旧物与我，莫失莫忘。

## 杏黄的时候

左世海

总是和一些村庄联系在一起王官屯守口堡聚乐……似乎只有这些地方才是杏的娘家

丰圆红金太阳甜蜜蜜……这些带着乡土味的名字总让人叫着熟稔听着亲切

杏黄的时候

总是走出古城的脚步将欢笑洒满杏林他们说一位千手观音修长的手臂挂满了奇珍异宝每一次前来采摘的不仅仅是风情更是一种绵长的乡愁

## 夏日畅想

杨明军

夏天穿上了靓丽的衣裳妩媚妖娆。万物生长汇集了多种美妙的音响大地的舞台鼓乐齐鸣飞禽走兽都是杰出的演奏家

太阳的光芒倾泻而出簇拥的云朵自在逍遥在这热烈奔放的炎炎盛夏一切显得层次分明，井井有条

一朵野花在山岗上顽强绽放她努力盛开的姿势催人泪下一棵小草在野花旁默默陪伴前世今生，每一次涅槃都尽显沧桑

此刻，我伫立于野花与小草之间以哲人的方式进行思考假如让我的生命幻化其中我究竟是成为这朵动人的野花还是成为这棵坚韧的小草

## 狗尾巴草的夏天

刘波澜

在乡下老家，狗尾巴草遍地都是。不过，春天里，它低调地混迹于芸芸绿草中，不显山不露水，等到夏天，它开了花，竖起了那支毛茸茸的尾巴，便有点鹤立鸡群的架势。

小时候，每天下午早早放了学，几个孩子便会在大人的催促声中提了箩筐，一起去给猪拔草。这是每天的必修课。狗尾巴草，是猪比较爱吃的一种野草。我曾经品尝过这种野草的嫩茎，有一丝丝甜味。当然，猪更爱吃灰灰菜和扫帚苗，可这些“高端食材”数量很少，不易寻觅，只够让它们偶尔尝个鲜、解个馋。狗尾巴草就不同了，田间地头，沟边塋上，到处都有。所以，我们的箩筐里，它是当然的主角。

拔草时，我们会玩一种叫“斗草”的游戏。狗尾巴草那根毛茸茸的秆，细长坚韧，不易折断，最适合玩这种游戏。常常是两人一组，每人手里拿一根草秆，然后，互相勾住，用力拉扯，草秆断者为输。输了的，就要把自己拔的草匀出一些给获胜者。

后来读《红楼梦》，书中有宝玉过生日，香菱和几个丫头“斗草”的情节，仔细一看，跟我们幼时玩的“斗草”游戏似乎不是一回事，便去查阅资料，始知“斗草”是一种流传了千百年的游戏，有文、武两种玩法。我们小时候拿根草秆拉来拉去的玩法，算是“武斗”。《红楼梦》里，香菱们的玩法属于“文斗”，就是以对仗的形式对花草名，譬如观音柳对罗汉松，姐妹花对夫妻蕙。

南宋诗人范成大写过一首描述乡下孩童“斗草”的诗：“社下烧钱鼓似

雷，日斜扶得醉翁回。青枝满地花狼藉，知是儿孙斗草来。”据第三句“青枝满地花狼藉”推断，范诗里提到的“斗草”玩法，应该同我们小时候的玩法一样，也是“武斗”。只是不知，诗中孩子们所用之草是否也是狗尾巴草。

我们的“武斗”，跟香菱们的“文斗”比起来，自然是不如人家文雅。不过，也有心灵手巧的小伙伴，巧妙利用狗尾巴草那根毛茸茸的尾巴，折成小猫小狗等各种小动物造型，活灵活现，可爱至极。这多多少少也算是跟文雅沾了点吧。

在《诗经》里，狗尾巴草被称为“莠”，意为一种恶草。“无田甫田，维莠骄骄”，其意是说：狗尾巴草这种杂草，长势旺盛，把田都长荒了。千百年来，狗尾巴草就这样一直背着“恶名”，被人误解。

在我看来，狗尾巴草，虽说不能像玉米、谷子等农作物一样，能够饱人口腹，总归还是有些小用的，譬如可以作为猪的饲草。将其称为恶草，实在有失公允。

村里的赤脚医生同我讲，狗尾巴草是味药材，秆、叶均可入药，那根毛茸茸的狗尾巴能治眼瞎疼。这么说来，我便对它有些刮目相看了，并且很为狗尾巴草鸣不平，但是它们似乎对此并不在意，有用也好，无用也罢，千百年来，蓬蓬勃勃自绿着。

一场夏雨过后，一片片狗尾巴草支棱着一支支毛茸茸的尾巴，绿油油迎风招摇，装点着这青绿人间。

我觉着，那是夏日乡间最美的风景！



荷塘精灵

李海波摄

夏日赏荷，寻常亦风雅。

荷花本是夏日里的常客。六七月间，荷花开了，东向西向，南边北边，随处可见它们的踪影。它们开在景区，也开在旷野；开在“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子湖畔，也开在“天光云影共徘徊”的半亩方塘。

荷花开时，初时是一个个骨朵，从一片片翠绿色的叶子中间探出尖尖的脑袋，有白色的、粉色的，也有红色的，继而“砰”地一下，就轰然开放了。其实这声音是很幽微的，幽微到哪怕我们全神贯注、侧耳倾听，都听不到花开的动静，但从某种角度来说，它又极为响亮，宛如一道霹雳，在我们的意识里炸响，让你真真切切地感觉到：夏日已至，荷花已开。

荷花开时，传递消息的有时是人，有时是风。从荷塘里的叶子吐露新芽到荷花含苞待放，总有人在关注着它们，传递着它们的消息，以至于荷花一开，赏荷人便纷至沓来。如果说人传递消息的对象只是人，那么从风这里接收消息的群体则要广泛得多了。当风掠过水面，与一朵又一朵的荷花相邀共舞，舞姿翩跹，惊艳了池水。很快，蜻蜓、蝴蝶纷纷跑来围观，青蛙游

## 风从荷间过

潘玉毅

到了荷叶下，就连水下的游鱼也不时探出头张望，寂静的荷塘瞬间就变得热闹了起来。

李乐薇先生在《我的空中楼阁》一文中有一个精妙的句子：“世界上有很多已经很美的东西，还需要一些点缀。”如果说荷花是那“已经很美”的事物，那么风便是这“点缀”。

风从荷间过，可以将一幅静态的图画变成一段动态的视频。即便没有风，塘里的荷花就已十分美丽，它们亭亭玉立，不蔓不枝，以绿叶为衬，白的如玉，粉的像霞，俨然是画上景致。有了风，更是如花解语，无论微微颌首，还是重重点头，都显得别样灵动。历朝历代，数不清的文人墨客为之驻足停留，留下千古佳句。这其中，有白居易的“菱叶萦波荷飏风，荷花深处小船通”，有杨万里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有石涛的“相对薰风四五月，也能遮却美人腰”……但要说最得“风荷”

神韵的佳作，还当属周邦彦的《苏幕遮》，词之上阙云：“燎沉香，消溽暑。鸟雀呼晴，侵晓窥檐语。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国学大师王国维给他的评语是：“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

有风从荷间穿过，就连难熬的溽暑似乎也多了几分凉意。此时最宜乘一叶小舟，将身子隐在篷中，书卷在手，佳酿在口，其妙自得；看得乏了，喝得累了，就靠着船舷小憩片刻，任由小舟晃晃悠悠飘荡在水面上，随它东南去或者西北游，都是那般自在、惬意。

若是觅不到小舟，不妨寻一处桥洞，最好桥下也有小荷数茎。微风吹过，丝丝凉意油然而生。不远处的柳树上，知了不知疲倦地鸣叫着，此时，你会真切地体会到“蝉噪林逾静”，有石涛的“相对薰风四五月，也能遮却美人腰”……但要说最得“风荷”